

集部

古文集成卷十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七

記

江州濂溪書堂記 晦庵

敩齋標準評曰此篇論道未嘗亡惟托於人行於世故有絶續明晦之異中間鋪叙濂溪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可謂見微識遠之論也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

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髙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来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

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文老意正）益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發明本朝好）不繇師傳默

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同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敦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

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来屬某記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切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假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於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

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兩侯之意也云爾

道州濂溪祠堂記 南軒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乆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為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

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没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知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

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横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徳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布世傑出之資攘臂排之而其為説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

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説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説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隆興濂溪祠堂記 晦庵

益嘗切謂先生之言其髙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隂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益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

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隂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理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説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没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

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晦庵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内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

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

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

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

奮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

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

之微脩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

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説者始

得以脱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已治人之

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益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已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勉齋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而太極之妙為之
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
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
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
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
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
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
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

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
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彜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説並
作言道者祖虚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
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
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
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
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
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

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髙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

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趍於至正之塗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宫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某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某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二月四先生祠成遣其學正張某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

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南雄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西山

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陳應龍屬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籓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于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

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葢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致與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没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涣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

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来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益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是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盖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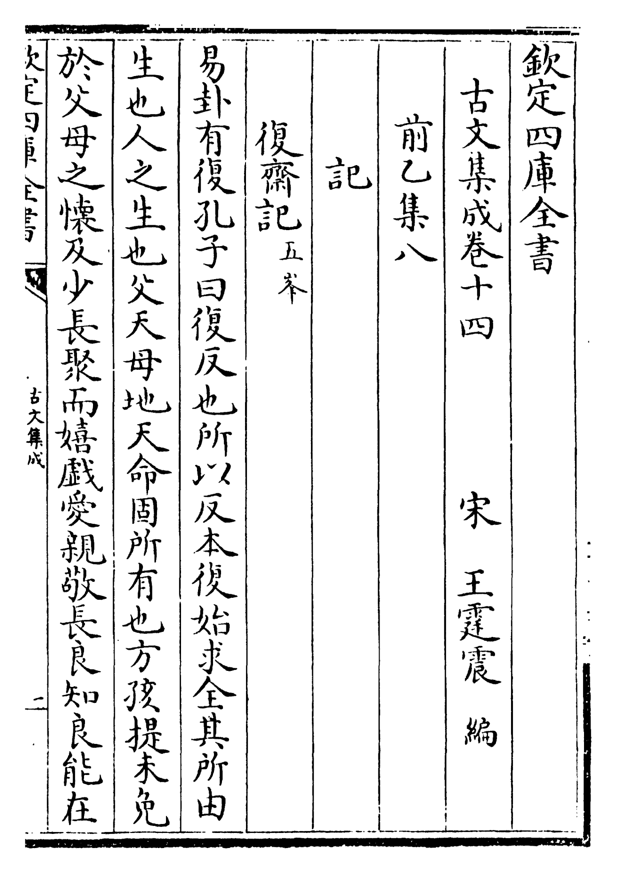
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彛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彛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

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然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闊迂已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何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

心法益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决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于

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
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又豈陳
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古文集成卷十三



古文集成卷十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八

記

復齋記　五峯

易卦有復孔子曰復反也所以反本復始求全其所由生也人之生也父天母地天命固所有也方孩提未免於父母之懐及少長聚而嬉戲愛親敬長良知良能在

而良心未放也逮成童既冠嗜慾動於內事物感於外內外紛糾流於所偏勝故去於道日以遠也此大學所以不傳而人心之所以流漫支離不可會歸於一歟扶風馬君名其種學績文之所曰復齋不汨於流俗慨然有志於大學之道因予友彪子也來求言予安能知然從事於斯如老農之服田力穡也久矣請試言其耕耨收穫之功焉夫人非生而知之則其知皆緣事物而知緣事物而知故迷於事物流蕩失中無有攸止自青陽

至于黄髪茫茫如旅人不得歸家而安處也今欲驅除外誘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復其所由生之妙則事事物物者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而亦不能掃滅使之無者也儒者之道率性保命與天同功是以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必身親格之以精其知焉夫事變萬端而物之感人無窮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目流於形色則知自反而以理視耳流於音聲則知自反而以

理聽口流於唱和則知自反而以理言身流於行止則知自反而以理動有不中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顔子所以克己復禮不遠復而庶幾於聖人者也及其久也德盛而萬事一體仁熟而變通不窮豈特不為事物所迷亂而已哉視聽言動皆由至理形色音聲唱和行止無非妙用事各付事物各付物人我内外貫而為一應物者化在躬者神至此則天命在我無事於復而天地之心可一言而盡矣復之道於是為至焉君勉

之哉毋驚焉而謂予言之狂也必顧名思義與其朋友

牽連而復於道然後為稱矣

復齋記 晦庵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

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

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

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来之象爾

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

放之心而還之録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敬齋記 南軒

孟氏没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

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
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
始曉然示人以致知主敬為聖學始終之要顧世方樂
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居視斯言若易焉者而
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綸膠輵曰動曰植變
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葢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
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
廢一理之息萬理之柰也一事之廢萬事之隳也心也

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謂之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益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

以君子畏天命不敢遑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益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為之書

敬齋記 南軒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

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梟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益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而察之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

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歟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怠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益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存齋記 南軒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

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葢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天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

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其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吕季克敬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為之記若予者益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自警歟

不息齋記　五峯

紹興二十有九年春友生毛子請曰以謨齋房衡麓先

生名曰不息惟義之舆至于今十年若存若亡請先生
辭而達之以比盤盂几杖之銘戒庶幾可以朝夕從事
予聞其言喟然歎曰先兄既爲子名我其可不敷暢厥
義以厲子志然難言也子試察夫天地之間有一物息
者乎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不息於行也俯觀於地鳥獸
草木不息於生也進而觀乎朝廷之上卿士大夫不息
於爵位也退而觀乎市井之間農工商賈不息於貨財
也滔滔天下若動若植是曾無一物息者矣今予兄以

不息教子無乃使子泯泯然與萬物同波淪胥以亡乎將何以叔子之放志表萬物而正之邪惟子知其有道也子其審聽吾之言乎夫日月星辰雖不息於行而息於象鳥獸草木雖不息於生而息於形卿士大夫之不息於爵位也而固息於名農工商賈之不息於貨財也而固息於利夫有所息則滯於物滯於物者不全於天不全於天者雖日月星辰不能以自化而況於六尺之軀乎噫六尺之軀有神妙而世俗之人不自知也聖人

闓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此心宰制萬物象不能滯形不能嬰名不能榮辱利不能窮通幽賛於鬼神明行乎禮樂經綸天下充周徧滿日新無息雖先聖作乎無始而後聖作乎無窮本無二性又豈有隂陽寒暑之累死生古今之間哉是故學為聖人者必務識心之體焉識其體矣不息所以為仁也此聖人與天為一之道大哉言乎舜禹知之乎吾徒其可以日月至焉而已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此不息之端也言有盡旨無窮有志於道

者可忽諸

弗措齋記　南軒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為記其請屢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况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户得其門

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攷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

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益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亦固而所以弗措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

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唯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克齋記　晦庵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葢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

而已益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人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

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焉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温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

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

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

無欲齋記 勉齋

家本仲訪予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為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吾為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敝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之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

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為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人木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噓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言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

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静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輕裘飲食之間乎葢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

而非人世之所能覊縶也所謂襟懷洒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静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静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静虚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母自欺齋記 勉齋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灊山

屬予為之記予聞學之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質曰至焉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

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

古文集成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袁　瑩

古文集成卷十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一

書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迂齋批云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同

見肺腑

西山批云戰國策士談説之辭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迂齋批曰不敢斥言故託之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迂齋曰書中多是解說此兩句）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迂齋曰緣此所以歸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

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齋曰緣此所以仕燕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西山曰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西山曰臺名）大呂陳於元英（西山曰宮名）故鼎反乎磨室（西山曰當作歷室徐廣曰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西山曰徐廣曰竹苗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迂齋曰此毅所以事燕王

之心緣此所以受封是以受命不辭西山曰此敘王所以幸己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迂齋曰此以下轉來燕惠王身上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迂齋曰見燕昭王平日調度區處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接上善始者不必善終昔吳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迂齋曰以闔閭比燕昭王以夫差比惠王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

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西山曰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迂齋曰言已所以去燕歸趙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迂齋曰言不敢顯斥惠王之過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曰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之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

以間唯君王之留意焉

絶秦書 呂相

東萊曰 呂相絶秦魏錡封於呂邑故稱呂相晉欲伐秦故先數秦之罪後世檄書蓋自此始觀此書亦見得風聲氣習之變春秋以前辭命未甞有不著實者到後來以虛言相誣亦自此始晉數秦罪若以實論只有一二件其他皆虛如秦晉初間同圍鄭秦從燭之武之言遂與鄭盟此是秦曲至晉爲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此秦最曲秦之曲只是數端耳見得左氏書此事有筆法如秦有韓之師此本是晉許秦賂晉不與秦取之此是晉曲今晉却言秦不是秦納文公乃是大功今言是穆之成如晉文之征魯衛使諸侯朝秦自

是文公欲圖霸是時秦穆雖預諸侯之朝本不是為秦而却言有大造於西此則已未有一分恩於人却言有十分別人有十分恩於已則作一分說

又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别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后世專學言語者比

西山曰此春秋列國往來應對之辭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吕相絶秦吕相魏錡子蓋口宣已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

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秦伐晉於韓獲惠公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音患甲冑跋草行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晉自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誑言大夫諸

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弱也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敗秦師於殽猶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楚莊幼弱不能與晉競欲立王子職而為商臣所弑穆公

是以不克逞志於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闕其月反徐如字）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敗秦師於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與秦師戰於河曲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絕故不復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

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夷傷也虔劉我邊陲我

是以有輔氏之聚敗秦師於輔氏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

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相公子曰吾與女同好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

君是以有令狐之會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不肯濟盟秦伯歸而背晉城君又不

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與也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

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

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

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狄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猶往來也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

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執事實圖利之

上秦皇書李斯

迂齋批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箇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不引前代他國事只說秦亦有意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妙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客)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客)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城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結得直是斬截)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

而不用（正說已盡又反說）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舉輕明重）此數寳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與五子者不產於秦同一句法）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上面一節只是順說又倒說有無限精神）則是夜光之壁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

於秦然後可將上面反說一兩項又倒一倒不覺重疊愈覺精采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人才滿前適用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方正說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兩句一正一反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含無限意思）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說秦始皇之辭不得不然）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郤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郤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秦若不用必歸它國）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它國得士而用之便成孝

昭公惠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以小喻大亦以自見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迂齋批　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

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

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

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

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析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方燕說春秋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

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自起頭至此皆是說諸經更涉久遠猶未得全備之意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方說左氏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其得之如此之難豈可輕廢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

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

譙讓樂士與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兾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辨難有方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有力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

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古文集成卷十五

古文集成卷十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二

書

上宰相書 韓愈

西山批 按公三上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迂齋批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

然亦如此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人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賔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

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反前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又進一步不待吐握

矣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

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閽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精采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

毋之邪矣回護善救首尾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東萊批此一篇須看大開合

迂齋批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來示云呂本作愈白蒙惠書云却無此三字有人傳愈近少信一無信字奉釋氏者此傳之者一無上四字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一作百十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一無自字胸中無滯礙一無自胸中無滯礙六字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呂云自此是作文凡君子行已立身

自有法度呂云承上警策立兩句聖賢事業具在方册呂云解上意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呂云語健立身行已兩句熟有此一句上兩句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呂云再喚起其行事類君子邪類小人邪呂云設兩端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

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呂云辭語壯）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呂云關鎖上兩意）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亦有說（呂云平鋪兩意）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妬敗也）禮樂崩而夷狄橫（下孟切）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

正道廢將數百年呂云欲反難孟子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呂云見楊墨害深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呂云不得不重說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呂云輕說過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呂云不公字最下得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好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

故也呂云下字曲折宛轉詞意方足當通作一篇看 自此以下直至篇末無限 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上面說孟子許多未盡只此一句轉了筆端有千鈞之重 呂云此生一段難孟子然其中乃意與辭不與乃說孟子無功處然向一作苟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呂云難二百來字只作兩三句救起最警策處此上一句破前頭數百句 侏音朱侏離蠻夷語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推尊孟子亦是

為自已張本呂云救汜孟子 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寖以微滅呂云下得好 見不勝佛老之害警策 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呂云不仁字最下得好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呂云此下却是韓愈自論責佛老抑揚髙下處 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上面說不及孟子收拾在此句亦微見雖不及實過之之意非謂道德過之用力過之也 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

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本意在此句亦與說孟子處相應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呂云語壯有氣骨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
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韓愈

東萊批此篇節奏嚴潔鋪叙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意下

得好排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即重明輕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換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回互。下及公卿輔相融化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人主意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若遂成其書轉則

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抑輕明重段數鋪叙不雜書於吾何有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自然猶且絶粮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下字好長短有力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可冀乎結好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字好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文勢○鋪叙間架）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警策意）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不露而接）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蘇文田承相書亦同。承襲孟子）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吾子其何遽慼慼於吾所為哉（結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承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

與衆人辨也有矣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 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間架 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别庶幾一來愈再拜

答陳生書師錫一云陳生商 韓愈

東萊批中間四斷鋪叙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榮顯者在上位幾人足

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虚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巳者仁義存乎内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乎

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科名以不得

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甞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

忌始之以日隅之疏加之以不専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甞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其若加其新也矣屬乎其言其若閔其窮也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甞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

意也

答陳商書　韓愈

東萊集註

愈白辱惠書語髙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㡬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

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食祿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

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吕前律歴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吕黄帝之所作也客駡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禄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答李翊書 韓愈

東萊集註云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翔作也正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

迂齋云呂居仁說退之答李翊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烏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意蘄

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

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其覯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覯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説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塗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退之論佛骨表徙繼魚丈并言折王庭湊出牛元翼則氣之所養可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

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請韓文公配享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

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說韓愈）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

元其傳者漓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覩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

美矣尚以代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詞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兹以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古文集成卷十六

古文集成卷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三

書

荅韋中立書 柳宗元

迂齋批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韓退之與本朝老蘇陳後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

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說引喻作議論）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出脫）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以犬比當時之人此子厚最薄處）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

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尼交切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引類以證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音武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

不為也有力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應前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

愛甚故然耳自此以下歷言畢生用工夫處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為炳炳烺烺音朗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自此以下皆歷陳所得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

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一句中字又更移易不得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此心術中出故直說羽翼夫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看他下許多本字又看下面下許多參字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只是五經用五个本字其餘只用參字不可移動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

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茍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

應前雪日

宗元

○應冠禮

復白

與韓愈論史書

柳宗元

迂齋批

掊擊辨難之體沈著痛快可以想見其人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藳私心甚

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虗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以重明輕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

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議論正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衞陳宋蔡齊楚者是也力詆紀録者有刑禍之說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難得倒當其時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解析分明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撿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十分難得倒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議論正刑禍非所恐也句有力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一作誠如此者今退

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没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智而猶懼

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下浪切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迂齋批曉鬯深切詞氣勁拔開闔曲盡其妙所恨太厲聲色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眄睞上莫見切下各代切斜視也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聞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睨和糅

女淑切雜也燥濕與咲飲多寡猶自若見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言其拒善不納若古之彊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巳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摞音恚堅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借與師討罪之意以闢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巳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而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訥亦從口見集韻不能多言大

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癘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亦因武陵已言之故）但以世之兩事巳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凡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要見服氣無所師承此是攻他要領）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火苞切）譊譊（馨么切）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少長則嗜

書又見有學書者亦未能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從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結有力）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踈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應上無所師承。疑詞）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二三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

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決詞）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皆左袒矣入而號

之閨門之内則子姪親暱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史者則將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雠者今欲巳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雠者皆右袒矣友與客以下凡七句而雠只一然則利語蓋名之曰雠則無可分别者害之原可知也並列恩雠兩端有許多丈字却以一句結之所以佳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之内子姪親暱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

胥史欲久存其勢與徐公之妻之妾之客句法同○此一段文字是從鄒忌告齊宣王闗轉來六个字都不可移動讎欲速去其害亦只一句兄之為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懍懍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怍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為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醎醯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

膩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吉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卻愁（分別利害之言）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終始破他無所師承）悲所愛而慶所惜（用字錯綜）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終始借與師用兵而言）無任疑懼之甚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迂齋批　覩翺此書直欲以當代史筆自任中間品量前代史筆之高下發明人所未及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恱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曽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秖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雖是大綱所說已含著書意累求罷去尚未能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坐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累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

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此其所以任史筆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爐而泯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材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以史筆自任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發明人所未及）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發）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温習者事跡彰（未有人如此發明）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好）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應前）僕竊不自度

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讃明盛紀一代功
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
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
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
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
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
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

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髙慤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自任如此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故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古文集成卷十七